

年是一缕墨香

宫凤华

“年，像淡烟，又像远山的晴岚，我们握不着，也看不到，但它走来的时候，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，我们就知道，年来了。”读到季羨林先生这句雅致的句子，扑面而来的浓浓年味如缕缕春风轻轻地温暖我的心田。

去年门框上的春联经过日晒雨淋，到了冬天都残破了，又该换新的，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人们图个吉祥如意、福禄寿禧，心中满盛着美好的愿望和难抑的喜悦。在大年三十贴上春联，以烘托春节的欢快气氛。

父亲是乡村教师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一放寒假，四邻亲友就送来红纸让父亲写春联。父亲从不推辞，乐呵呵地接下，还要递一支烟给人家，弄得人家过意不去。腊月里，天寒地冻，父亲一有空就写春联，我总是站在一旁，帮着裁红纸、捧春联，依次排放在堂屋的空地上晾干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我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，课本上被我涂抹得没一处空白。

后来，我工作了，找我写字的人还不少，写婚联、出黑板报、写条幅、写标语等等，我是有求必应。特别是腊月里写春联，是必不可少的项目。记得有一年，我写了十多家，墨汁用了好多瓶。母亲一人包揽了年前所有的家务活。

父亲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并未精心临摹字帖，凭着对书法的悟性，潇洒的行书让人赞叹不已。我庆幸自己浸淫于如此家学，欣慰于手中的毛笔没有荒废。

有时同事也请我写春联，从字体选择到章法布局都要仔细斟酌一番，力求完美。他们鉴赏水平不一，但看到一副副新春联时总露出会心的微笑，那情形令人感动。有一次，一位邻居把我为他家猪圈写的“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”贴到堂屋大门上，拜年的人见了都哈哈大笑。后来他总是问清楚贴在哪儿才敢捧回家，怕再出这样的笑话。

春联不仅能烘托节日气氛，且能寄托情怀。“诗书画琴楼台风情，花鸟山水庭院雅韵”令人向往宁远幽静的境界。办婚事的人家贴上“桃花盏上玉台诗，莲子杯中金谷酒”更显得情浓意深、缠绵缱绻。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寄托了村民们美好的希冀和向往。

农村人家大门、房门、灶前、中柱都要贴，还要贴横批、斗方、报条、福字等，大街小巷、家家户户、里里外外全是大红纸新对联，真是“一元初复始，万象又更新”。讲究的人家，还用石灰拍元宝墩，图个招财进宝，新年大发。

现在农村手写春联并不多见。一到腊月二十，路边就有卖春联的摊子。几毛钱一幅，便宜，印刷体，烫金字，纸质厚硬，明显比手写的好。家家豪华的大门头上都贴着两米长的烫金对联，阳光下，字字熠熠闪光。

春节将至，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流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把年味渲染得浓浓的。春联是年的文化符号，是年的传承，寓意着一种吉祥，聚结着一种情怀，氤氲着一种独属于年的味道。



丰年腊酒浑

章铜胜



年年有余 徐群 摄

白居易在《问刘十九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欲饮一杯无。”很喜欢这首诗的情境，也喜欢白居易在这种时候，想起朋友刘十九时的那份真情。真诗人，总是有真性情的。天寒欲雪时，酒缸里新酿的酒熟了，还没有来得及过滤的酒面上，浮泛着新酒初熟时淡绿如蚁的酒沫，酒沫静静地浮着，偶尔也会有几个大一点的酒沫会炸开，此时酒香溢出，是一种淡而清冽的香。桌上，有一个燃着炭火的红泥小火炉，炉子上炖着的，是一锅菜，还是一锅沸水，都不重要了。准备用来温酒，还是用来佐酒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也都是可以的。先烧水温酒，或是先炖着菜，并不妨事。如果我也生活在那个年代，大概是会喜欢这样简单的生活，也有这样的兴致吧。

彼时，老派的农家，在秋收后，都要自酿一些酒犒劳自己的。自酿的酒，除了自家饮用外，也会用来待客。我家不稼不穡，但每年也会酿一些酒。只是我家酿的酒，不是可以解馋的白酒，而是自酿的一些葡萄酒和米酒。

秋天，妻会去附近农家的葡萄园里，采摘一些新鲜的葡萄回来，用来自酿葡萄酒。妻说，自己从葡萄树上选采的葡萄，对葡萄的成熟度掌握得好一些，酿酒会更有把握一些。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只能听她如是说。只是我家每年自酿的葡萄酒，口感都还不错，想来，妻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她大概也掌握了一些酿制葡萄酒的小秘密了。我家自酿的葡萄酒有两种：一种是用青葡萄酿制的，酒体呈淡绿微黄的葡萄酒；一种是用紫红葡萄酿制的红葡萄酒。葡萄酒酿成后，都要分瓶装好，少数用于自饮，也会送一些给亲戚朋友，或是用来待客。

腊月里，我家还会买一些上好的糯米回来，自酿米酒。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里写过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”，诗中说的农家腊酒，便是自家酿

的米酒。糯米淘洗干净后，先要浸泡一段时间，然后上锅蒸熟，糯米饭要蒸得熟透才好。蒸好的糯米饭用温水拌匀，加入一些酵母，用厚厚的棉被捂得严严实实，保着温，任其发酵。天气冷的时候，也会放在电火桶里，给它加温。

一般是在晚饭后，家里蒸了一锅糯米饭，我知道妻要开始酿米酒了。然后，发现客房向阳的窗户下放着一个棉被包裹的东西，那是在酿的米酒。等到某天清晨的早餐，不再是面条的时候，多半是家里的米酒已经酿好了。家里的米酒酿好，端上桌的早餐就是米酒汤圆，或是米酒煮荷包蛋了。

我家自酿的米酒，酒味不浓，有淡淡的甜香，是一种酒水与糯米的混合体。在米酒中，一粒粒雪白的糯米仍然清晰可见，而在米粒的雪白之间，酒体是有些浑浊的淡青浅黄的颜色，像是清水中混入了一点米汤的颜色。

我不善饮，平时很少饮酒，但唯独对于米酒却没有丝毫抵抗力。冬天，温一点米酒尝尝，糯而微甜和淡淡的酒味，在口腔中，温润而又绵柔，很耐回味。吃一小碗米酒，有微微的酒意，对于我来说，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。

岁岁年画新

杨金坤



蒸蒸日上 苗青 摄

“有钱没钱，买画过年。”这是父亲的口头禅。

父亲对年画情有独钟，小年一过，就不顾母亲的唠叨，转东集、逛西集，买几张自己喜欢的年画。父亲买的年画图案种类很是丰富，有希望来年每顿都有米下锅、不断炊的灶神；有希望来年能够有财运，生活可以改善的财神；有将邪恶鬼魅拒之门外的门神……我最喜欢的，是那种带有故事的年画，像《穆桂英挂帅》《呼延庆打擂》，因为画得好，其中的故事也好。后来，父亲买的年画里大都是戏里的英雄人物，如手提红灯的李玉和、机智勇敢的阿庆嫂、深山擒匪的杨子荣等。再后来，父亲买的年画里，有了古

装年画如《西厢记》中的红娘，《白蛇传》中的许仙、白娘子、小青，也有牛郎和织女被银河分隔两岸，以及《红楼梦》中的金陵十二钗等人物画，画面精美，一股浓郁的书卷气。

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一升，但讲起年画中的故事，却绘声绘色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讲的《老鼠娶亲》：除夕夜，一队老鼠走来，队伍的前面，有打锣鼓开路的，有骑马的，有举牌的。队伍的旁边，有抱着和拎着鸡鱼大礼的，吹喇叭的。队伍的中间是一乘小轿子，里面坐着戴着凤冠的鼠新娘，由四只小鼠抬着走。送亲的老鼠前呼后拥，吹吹打打，煞有介事，热闹得不亦乐乎。画的右上角，有一只老猫，两眼看着老鼠送亲的队伍，它是在打老鼠的主意呢？还是在打鱼的主意？

腊月二十八，父亲开始贴年画，我和姐姐站在地上看年画贴得是否端正，高低是否一致。“北边低了，要高点。”“右首又高了，往下落点。”在一阵欢乐的呼喊声中，大门上贴上《秦琼》和《尉迟敬德》，堂屋贴上了《八仙图》和《莲年有余》，卧室里贴上了《童子抱喜》和《百年好合》……年画贴好了，屋子里亮堂了许多，喜庆的气氛让父亲额头的皱纹舒展了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每逢春节将至，我也会四处买自己喜欢的年画，给我的孩子讲年画故事，和家人一起贴年画，我还会学着他的样子跟孩子们说：有钱没钱，买画过年。